



竹澗文集卷五

賦書辨記一廿五首

感雪賦

正德十二年冬環滁大雪余縻于官爲之興懷方聞
鑾輿北幸彌增感戀作感雪賦其辭曰

弭予節于滁陽兮歲聿暮不吾與曰強圉赤奮若兮
維律中乎大呂顛頊嚴令兮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憤
噫兮雲師乘以垂天羌感發兮逾栗烈夜浙瀝而霰
先集兮書忽繽紛而雨雪駕玉虬兮驟白螭騰踏銀
漢兮濺冰屑夫何累旬月止復作兮紛委積而交加
折脩竹以失聲兮封枯楊而生花巋官寺兮山之麓
接曠景兮平臯阻寒氣兮空谷旦余適野之莽蒼兮



雪始霽而日煜于門凍而反閉兮萬竈淒其未烟燦
瓊枝兮林立瑩冰柱兮簷懸僵狐兔以屏跡兮饑鷹
隼而莫騫晃六合以昭回兮斂萬籟而寂然吾方遊
平塵垢之外兮幸昭質之未窳步余馬於白水兮按
余轡於瑤圃飲沆瀣兮食玉英叶音懷琬琰兮佩琳
琅苟余心之皎潔兮雖遠引其何傷嗟滌之僻兮樂
有餘逖彼北裔兮僻不可居層冰峨峨兮陰山翠斫
豺狼旣旣兮虎豹出沒美人之遊兮轅不及攀良辰
感我兮怛肺肝亂曰寒旣互兮歲亦殫幽獨處兮誰
與歡宣余力兮及時難望朔雲兮天漫漫鳳有岡兮
龍有淵思美人兮不敢言

與太守劉惟馨書

近鄉人到京傳云執事還任於僕有見愠之意謂僕
於執事有後言也負執事也噫果有是不但負執事
也負全蜀士夫也負吾先子也負同官也先子去蜀
二十餘年蜀誼過厚與僕有世講之好若執事固先
子所知也而僕嘗濫竽同官旣又同患難人心天理
不宜薄也君子居是邦猶不非其大夫矧僕於執事
耶且僕之平生執事亦知之嘗好毀人耶嘗背毀人
縣一官吏耶於他人未嘗毀而獨於執事毀有無可
知也世有娶孤女誣搗婦翁者茲固不必深辯然反
覆思之亦或有由矣僕舟之過沛河也邂逅憲副高
君則謂僕曰貴郡劉太守予嘗薦之吏部薦後人多
議之傳聞其某事某事奈何僕應之曰此所傳謬爾

高曰予與渠同年也予將面告之倉卒分舟而別今之釁端或由於此則高之語意未明而執事之過疑也執事大節為吾儕出色他日榮遷會貴鄉諸先生及同僚同年事當自明或會高君以此東質之亦當自明古稱賢者不相知嘗竊意其有激之言不意身親見之雖然未有賢而不相知者也僕之縷縷者贅也執事豈終不亮其心

奉大司空南坦劉公書

某忝側僚末辱教愛多矣瀕行又承餞贐無任感荷到濟寧即率郎中副使輩放舟沛徐以觀被淤故道及所挑新河復沿黃河東岸陸行沛豐單等縣以觀大小決口奔衝之迹乃知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

十里者實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于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耳沛以下即無淤者以飛雲橋之水南流故也計濟沛間漕渠只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溯黃河一帶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自無沙淤之患雖舊日之淤猶有存者量加挑濬亦自無虞乃若根本之論則在疏黃河之支流而朝議已行之矣新河既蒙罷挑無容置喙昨盛公所上圖本亦槩可見生愚且拙敢不竭心力以紓廟堂之憂俟稍有次第別當圖上尚祈不靳指教以終雅愛不宣

荅豸史馬君書

承諭築隄既長恐河專趨徐此蓋爲徐方慮也然僕嘗慮此而究其故矣黃河自汴梁經黃陵岡至于曹縣一帶有隄自曹歷單豐沛三縣皆無隄今修長隄蓋緣單沛間黃河決口十數道橫衝運河入昭陽湖以奔徐州致淤運道故因昔人所嘗議而未及行者議行之然止築林臺以下百四十里耳林臺以上曹單間七八十里原無缺口且去運河亦遠不須築隄萬一黃河漲入不過如往時漫散未爲害也大抵河由溜溝與飛雲橋固是趨徐河衝運河與昭陽湖亦是趨徐俱爲徐呂二洪所束不得奔放入淮故嘗爲徐患惟上流趙皮寨一支至宿遷小河口入淮孫家渡一支至淮安清河口入淮可以分全河之勢而清徐沛之患但淤塞十有餘年今始疏濬耳近七月九月間黃河水漲一次高五尺一次高六尺皆得趙皮寨分流故徐沛河不甚溢者亦或一驗也僕愚且拙輒請教于執事望加察而示之地方之幸漕運之幸憲節何日過濟冀得面悉也

荅都憲熊公書

頃辱手教特惓惓河事感謝感謝偶便輒布一二今年南旺當大挑已摘單縣隄夫七千餘名先挑湖而後完隄豐沛地勢尤下其隄一面修築黃河每年有清明水伏水秋水爲患今趙皮寨與孫家渡可備分派而此隄復成運河庶幾無虞但濟沛間春泉正微舊淤盡露方摘夫三千餘名挑濬就以所挑淤沙覆

東隄外壁沙既可遠隄亦易培淮安清河口之淺令
該府用近便大役加濬此皆不可緩之役而適當歲
歉雖古有修城郭使民就食之政然河道錢糧有限
不敢多用民也復憶去冬見諭飛雲橋口宜闢加闊
誠長慮也僕嘗沿飛雲河岸上下三百里間觀之飛
雲橋南十餘里有謝家溝又南五十里有北溜溝又
南二三百里有南溜溝皆黃河趨運河出口四口並出
故飛雲似不必闢且橋兩岸高陡民居稠密亦不易
闢也但四口皆在徐呂二洪之上每水發為決所束
徐沛受患欲除此患賴上流孫家渡趙皮寨之分派
可未審高明以為何如幸不靳終教

荅大司空劉公書

承示近日議河事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以洩
河之怒而漕渠或不免復淤竊謂斯言慮患遠矣而
所為防患者未審當何如夫黃河為中原患非一日
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而其激盪變
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
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一國家漕渠為
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荆隆口
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
即趙皮寨河等處而後荆隆黃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洩
河怒之驗也况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
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而今單豐沛為隄亦將以禦
河患不使淤漕渠也蓋事理所可據與人力所可為

者如是而已若曰神河叵測則固非力所及若欲別
求遠圖則往者之開新河可爲殷鑒去歲秋水時至
湖坡爲新河兩岸所隔田廬淹沒告訴紛紛盛公乃
令閘官夏時輦決岸放水此非棄百數十里之田爲
巨浸不可以爲河也初挑河至留城覺飛雲橋水來
反高中間平地數丈尚未挑通至是黃河決入二十
餘里水落而淤盛公乃令主簿郭景輝輦挑去淤沙
暫築壩以障之夫存壩無以通舟去壩則黃河倒灌
而易淤此雖棄前百數十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
河也他若三河沙水之衝滕費沂嶧山水之漲皆智
巧所難施而勞費不與焉是可爲遠圖乎且盛公嘗
塞豐沛決口矣今因而加隄焉嘗修沛漕東隄矣今
因而稍培焉嘗疏趙皮渠議孫家渡矣今因而查濬
焉何獨至于開新河不因而成事歟蓋必有難成者
矣顧其事已中止不欲多言今恐議者不察或誤
國是乃不敢不言誠舍此而別有遠圖固不肖所願
聞也執事爲一國孜孜素厚僚誼望垂覽而見教焉
幸甚

寄都憲梅國劉公書

嚮以河事奉咨承手札垂答如領面教多感近日工
部復以三事移咨河道漕運兩衙門會議施行一曰
挑淤沙與前咨相同一曰整諸壩可以補前咨之未
備皆淮陰急務也一曰築長隄則事勢恐或未便蓋
自新莊至淮城其間閘壩十數處若築塞之則鮮貢

糧運等船不通非細故也若留開口壩口則河漲必自口衝入非細故也况古黃河隄去河二十里近世汴梁至山東一帶隄去河亦不下十里前年築單豐沛長隄去河率五六里或七八里皆不敢臨岸為隄者惟恐河流掃岸岸崩則隄隨之今淮陰瀕河空地若去河不遠則似不敢臨岸為隄也此管窺過計未知是否惟高明不靳指教則同舟共濟之賴多矣他如扣存脚價動支監銀截留耗米借用運軍起派廬鳳滁和人夫皆漕撫所專想高明自有處分以濟國家之急僕仰賴餘庇而已今具公移奉會未敢輒述管見如前所云者恐高明或別有處也楮筆不盡總希裁處固示

大禮問辨

或問禮官之說一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一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別子不得爾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得宗其次適為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君不與族人為宗也陳澧集說人不得以其或或君為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後者有絕宗之道為大宗也也大宗君無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也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支子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

以適長入繼可見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

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親中廟而為人

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規故知後太宗非一天子

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

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繼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

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

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反

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

謂為之子遷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

臣故胡氏謂近世人主補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

道嘗受命為後後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

後宋英宗以繼子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回宗法耶

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

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然則

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叔姪不可曰

類子之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也如

弟君也僖不當躋於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

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

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信斯言

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

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

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

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

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

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
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
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仰惟
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
我皇上之即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

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
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

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
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為

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與獻帝在以後
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

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或以宗廟
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廟由此言之興獻帝

聖考也與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
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

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
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固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

之義殊不知與獻帝本處臣道又謚號視列聖
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設宗藩入繼欲并崇

其阻却難蓋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巳
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

也阻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於創業之祖故
祖期曾祖三月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夫

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顧不
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

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
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
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

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爲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帝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章氏重建——御書堂記

御書堂藏——御書而作也吾葵先正大方伯章公正統中以廣西憲使入覲——詔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凡若干卷書故有堂寶藏於溪南濮村且以處子弟之學者數十年來規法稍弛公之孫緒大懼繼述弗戡無以昭先德承——天寵爰度地於所居之後以便視守建堂於厥地之阜以崇廉恥屯事於甲子之春明年冬落成面陽明以受風日履爽壇以殺水泉蠹不芸而辟澗不曝而乾輪奐有美籤軸秩秩子若孫升而游歌焉處而藏修焉起敬起孝固必于斯間屬予記之予作而歎曰可謂得我心之同然哉予大父僉憲府君與公爲同門友仕之時亦同嘗以風憲近臣蒙——賜書又同先子憲副府君異時語不肖孤曰吾葵章方伯與汝祖獲——御賜書是誠至寶吾欲創樓尊閣之而未能不肖孤服膺久矣顧力猶弗逮聞子茲舉能不深爲之喜而重自愧哉抑是書大字楷寫版刻明淨予每讀建陽本魚魯可疑輒盥手啓笥莊誦細校聖賢精義與語多賴以明吾知章氏子弟之學有賴矣夫敬——君之賜謂之忠述祖之業謂之孝啓子弟之學而俾有所考謂之賢一舉而三善焉不

可以無記。矧先祖同其遇，後世同其守，不容以不記謹記之，以貽厥後。乃若垣楹門廡之詳，則登堂在目，而山川景物之獻秀於堂，則不繫乎書者，可畧也。

項氏先塋記

友人項聘之哀經過，余泣拜而言曰：珎先處士之葬，幸獲地矣，而表塋域以示久遠，敢不為之慮。請吾子為記之地，延袤二十畝，在赤松鄉，去縣北十有五里，負南面，北覺慈寺，翼其左，澄塘浸其右，孤石特秀，亭亭雄峙于前者，芙蓉峯也。堪輿家謂芙蓉一脈自東而南，鬱盤成阜，中岐而成穴，左一支環出，寺後蜿蜒為案，右一支曲枕，澄塘之上，若內顧，然土宜松竹，植之易茂，左宜桂，不植而產，蒼然蔚然，雲木團蔭，望之

知其為先塋也。隴封四尺，碑刻曰：項處士墓。塋前為亭亭側，為屋圖，居守便祭掃也。珎聞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珎之不孝，不可追於生前，盡心墟墓之間，猶以為吾親所歸也。即於是無憾焉，庶幾吾親安之也。夫子嘗曰：丘也不可以弗識也。子盍一言俾項氏子若孫永有識哉。余聞伊川論葬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五患不及，水泉不侵，而晦菴之言曰：以子孫而藏祖考，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吾聘之可謂達於此而能用其孝矣。凡民致死其親，窀穸苟且，否則泥風水拘，忌諱葬，不以禮，不可謂孝矣。則孝如聘之，詎非風俗轉移之機哉。聘之積學謹行，嚮用于時，所為揚名行道以終

其孝者余方拭目焉庸次其說以記之

張氏順則堂記

義烏處士之廬有堂曰順則者張君彥成所築也其地在龍陂里西去縣三十里許臨谷向巒山縈水紆爲堂三間堂之後爲室傍爲樓前爲正門凡若干楹朴素堅完脫去綺靡經始於弘治辛酉越五年而落成於是起臺植花以遊以觀引泉爲池可濯可湘蓋隱而善居室者也昔陶唐之世有謠於康衢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士之名堂蓋取諸此夫謂之順者天下何思何慮坦然由之無適不順也謂之則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帝之則我固有之也人惟逞私智以戕天理顛倒拂戾喪其物則是雖中君叔世難乎免矣而况於帝則乎而况於順乎處士質直少文尚義而好施言動衣冠循循以禮鄉人化之而不爭令尹嘉之而知敬子弟依循之而有所成然而名弗烜于時迹弗詭于人葆光任真涵濡一聖仁其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歟昔五柳先生自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處士其陶唐氏之民歟處士仲子儒從予受經篤學謹行克振家聲予以是知處士而喜其堂之不虛名也用申其義以記之

太湖分趣記

太僕少卿霜厓曹公作假山于甕城南隅號太湖分趣謂予曰始僕以御史在告自適于是別去六七載湖山情景無日不往來于懷願記其事勒諸石庶幾

他日歸隱誦斯文而愜吾心焉且俾後之人知僕所樂者也山累太湖石爲之崛起平地峯巒削出虛其中以爲洞容三數人兩傍由石門以升小橋曲徑達于絕嶺山畔有四景亭刻東坡四景帖有賢已亭設博奕具結栢亭二一置琴磳石凡一豎峭石刻小飛來三隸字結黃白木香亭各一桂竹屏各一栢坊一左右掩映參錯于花草竹樹間面山爲書屋若干楹壁間陷置古今諸賢石刻游息宴集于斯萃止凡園之景以山勝山之景以太湖之石勝故命之曰太湖分趣予惟人之情不能無所好也彼以聲色勢利取敗者固好之累而無知無欲如老氏之說則亦好高而不情古稱知樂水仁樂山其適情而無累者歟公其達仁知之理者歟或曰甕城扼萬里長江東瞰大海公生長其間眼界不小頃將使命持憲節歷敷中外以極天下之大觀其曾中之太湖不啻吞若八九矣奚以分趣爲哉予曰此公之所以賢於人者而人固莫測也夫舉卷石可以知山斟勺水可以語海取諸近小以自託者易足之道也公以清才瞻學荐歷卿列崇階顯秩駸駸未已乃能不以富貴移易其山林之念是又以知足爲持盈者也不賢而能之乎顧予泉石膏肓聞風感興恨未能蟻舟京江以少分公之趣漫爲公記之公名倣字汝學以乙丑進士起家霜厓其別號云

雙溪潘氏宗譜記

潘氏之先出於畢公高畢公高本姬姓子季孫者食
菜于潘因以爲氏焉潘氏子孫蔓延于天下宋南渡
初金華稱三潘焉待制曰潘潘駙馬曰貴潘半州君
曰富潘更元之亂分散微弱而吾一門至今號儒籍
焉蓋元別儒於編戶若今匠竈籍然入一國朝吾高
祖興二府君以人才徵曾祖昌三府君卒贈監察御
史而吾祖吾父諸父昆弟皆以儒起家接迹仕路蓋
自洪武以來百五十餘年于茲矣自吾高祖居城下
雙溪之涯其後或居城或居鄉或居武義而城下故
廬子孫猶有居者然彼此散處而隆替不齊矣予幼
而孤不得備聞遺德思所以尊祖而睦族莫如爲譜
乃以舊藏先世位牌訪于族人由今而上得五世由
五世而上得三世又溯而上譜殘系闕雖知其出於
三潘而不知其孰爲當祖則斷自所知萬八府君者
爲始祖嗣萬而宗而德皆當時列行之稱而其名與
字已不可考其稱宣教若朝奉又皆已不可曉矣於
是爲之圖以表其世系爲之傳以紀其事蹟名亡則
書其字字亡則書其行而宣教朝奉各仍其稱又揭
凡例以示法守而譜可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廢
而人不知本人不知本而骨肉之恩薄仁孝之道衰
其猶不失宗法之意者譜系之說也而譜復廢焉雖
賢者無以自考此吾所深懼也夫吾父之視吾兄弟
猶吾於子也吾祖之視吾從兄弟猶吾於孫也自兄
弟達于族人固一本也兄弟族人而至於相虐猶一

身而四肢自相戕也非背本歟嗚呼觀於吾譜而可以知本矣其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滁州龍泉庵興脩記

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設太僕寺于滁總攝馬政尋建廟祀馬神俾龍泉庵僧視守洪武二十三年歸併寺院勅太僕臣朱守仁等仍留兩僧自是庵為名利且為太僕諸臣習儀祝聖壽之所庵在豐山西北麓南距栢子龍潭百武而近其名龍泉者蓋以此歷年滋久日就頽圯失今不圖後費益鉅侍御陽曲劉公按部至滁有司白其故會侍御武昌朱公以清戎至謂興滯補弊不可已公乃下令計財用出公帑屬經歷伍朝用吏目劉寶董其役已而歲旱公閱雨州守陳君則清諭眾曰古者脩城郭使民就食於役亦旱備也眾驩趨之經始於嘉靖癸未秋七月凡三越月而落成正殿以間計者三後堂中門間如之東西序各九間敞以外門繚以周垣惟正殿後堂撤而新之餘皆循葺以還舊觀於是伍經歷等請記其事刻諸石予惟春秋用民力雖時且義必書茲役也不可以不書也祀與戎有國大事庵為馬神廟設戎祀所係且一國家舊典一宜書費出于公不厲民飭舊為新俾已成勿壞二宜書因饑募力民利其食官享其成得乘時之道三宜書予承乏太僕於是舉有賴焉謹書之以告來者劉公名欒字汝喬朱公名衣字子宜皆以進士起家有聲于時云

境山河記

黃河至沛縣與運河合東南百有餘里至干境山又四十里為徐州洪又六十里為呂梁洪南引江淮北達大通境山寔扼其吭已丑秋八月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東南流二里合故河下口以其在故河外稱曰外河去山稍遠奔流直遂視故河加闊然舟楫初無患也厥後水落湍急挽舟者患焉水益落湍益急放舟者亦患焉十月以來亂石絕河湍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焉於是遠近駭愕大懼春漕弗利曰盍闢諸則嚴寒墮指疇能穴冰鑿石曰盍濬諸則故河成陸復非外河徑直疇能以兩月之力迴彼瀾倒期迫事急予不得已檄都水主事于恩睿徐州判官項情召官大陳希鈺峙椿草十二月六日興工穿故河以俟行水長七百五十步廣十步深丈有七尺截外河而逼之東兩涯下埽使漸相屬明年正月下旬中流埽未合洪濤激盪不可施功則決之故河奔放衝刷沙隨水流一夕河廣一倍三數日盡復其舊廣凡百步二月中旬截河埽成廣凡百四十步蓋假埽逼水以衝故道又乘水洩以合埽未幾沙洄外河而亂石益積焉經流滔滔舟行如故過而覽者不復知前日為患之處矣是役也使夫三千給銀一千八百九十兩有奇用物椿以根計穀藁柳梢蒲葦以束計共十四萬七千五百凡七十日而工畢埽法見元史茲不復詳嗟夫滄桑陵谷

信有之矣境山此河患我未之前聞也一旦爲患天
也不久而患息一國家之福諸君之力也予也寔幸
焉記其事以告來者

竹澗先生文集卷五

竹澗先生文集卷六

序二十六首

秋日寫懷詩序

詩三百篇尚矣而非必始諸此也歌非必始諸虞誥
非必始諸堯之時則詩也者古今人心之形也謂詩
始諸心可也是故觀乎其詩可以知其入矣古人發
泄性情矢口而成抑揚短長協而感聲皆不得已而
鳴非如後世規規爲之者自楚騷一變爲漢魏古詩
再變以極于唐律若蘇子卿陶靖節少陵昌黎諸君
子名節志義鬱中發外卓然名家矣學之者或不得
其心其有至焉者鮮矣草窓童廷瑞先生以秋官大
夫請老一日過余出其使蜀時秋日寫懷詩若干首

屬引數語余三復而歎曰是雖託于唐音何其善焉
性情也抑將有鬱于中如昔之君子乎何以至是也
先生讀書三十年逾四十筮仕未六十卽角巾林下
將必有鬱焉者乎詩始諸心請質之先生

閒庵詩序

閒庵潘翁微之隱君子也其居在婺源山谷間有田
園之饒泉石之美竹樹蔭翳魚鳥上下翁樂之可以
忘老日惟携琴杖藜命酒賦詩或課子弟讀古人書
優游卒歲他無復事事因自號閒庵云弘治壬戌子
珍玉卿舉進士大夫士與游者胥爲賦之旣成帙屬
序於予迺有感焉余郡貳守五汝先生者翁從子也
其心廉而靜其政平而裕余昔從游也久迺今與玉

卿爲同年復見其有兄之風豈文獻舊邦士之生乎
其間者類多賢耶抑家傳爾耶世之擾擾匆匆以沒
齒者何限翁獨自處於閒賢於人遠矣其子若姪克
世其德以效于用顧豈無以哉余聞作德心逸見大
心泰逸且泰而後天下之物不足以撓吾斯閒矣是
雖居官致理可也獨隱居也哉昔老莊以虛無爲閒
禍天下者也巢由以離道爲閒遺天下者也翁之閒
適乎理趣要非異端者流而佳子姪又推之以協贊
皇化視彼一於遺世者孰優耶余方慶世之太平無
事而翁之庵之得以終於閒也是亦諸賦詩者意也

三觀圖稿序

貳守婺源潘先生往者以名進士令湖之蘄水循例

凡三入覲——朝廷凡三錫勅諭先生祇若休命既終厥功間嘗謄黃成帙仍繪見賀辭三圖于首而以當時諸紀行詩附焉總題曰三覲圖稿——闕廷想像于丹青——綸綍昭回乎簡冊而大篇之春容短章之寂寥具見其感時撫事之實近以示其俾序之予見近世爲縣令有能稱者一再入覲率被徵書取顯官去之惟恐弗亟迺若久任而後遷旣遷而不忘其初在行役無獨賢之歎慕君而終身焉者不其尤難哉先生清節惠政茂著蘄陽直以情性冲淡廉於取名故三載一覲覲且至于三而當路未之甚異也久之序遷今官或將執中焉先生方懼弗稱手錄——勅文朝夕披閱蓋將推其作縣者以倅郡大其惠蘄者以也吾婺也其冠以圖者所以繫其戀——闕之忱而附之詩者又以歌詠其勤苦焉若先生者可謂篤於忠愛矣抑詩言志凡誦子美詩者必憐其忠也先生請詩發乎心聲之自然是以詞氣蕭散——興寄悠遠有感慨而無怨尤焉要當與知杜者論然後信余言之非誇而先生之平生庶乎可識矣

送武義令劉引之入覲序

今天下司府州縣之長率三載一入覲——朝廷察其治行而勸懲加焉其事與古之述職試功一也縣親民而屬府隸司司府之令必由縣以下於民簿書叢委催科不息聽斷無虛日而送迎疲道路積胥奸民窺伺舞弄而上之人又從而掣其肘令之職盡其難

矣吾婺爲江南劇郡凡領縣八其間號難治莫如武義彭城劉引之令武義之二三年當入覲其條屬請余言贈之初君受——命闕下余獲傾蓋焉觀其器宇宏深言論慷慨真有豐沛豪傑之氣非若拘拘章句儒者固已知君之才不患其難矣自下車來果能沛然處之刑簡政清徭均賦足強者服慝者革聲實流布而上下安之余然後歎縣無難易視令爲難易令無難易視人品爲難易抑又自信管窺之無謬也君行涉赤墀覲——夫顏吏部考績與天下循良吏當無多讓——朝廷三考陟明具有成憲亦且還君以終惠其民矣二三君子奚用悵茲別哉於其請姑道余之嘗知君者以觀其成

贈潘守固授陰陽正術序

金華潘守固拜郡之陰陽正術正術亦流官也而行縣視事不出鄉郡人皆華之士君子與游者且喜其學見用也友人陳正之屬予贈言惟聖人闢物成務莫大乎陰陽理與數非二物也後世泥於術數而吾儒燮理之用漫不之省司馬遷父子論六家之指遂以儒與陰陽並列則世儒之不道陰陽陰陽家者之不得自附於儒非一日矣堯命羲和主曆象而庶績熙舜命重黎司地天而人心正周以太史正歲年卜日馮相氏掌歲月辰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辨吉凶觀妖祥降豐荒之稜象而六典始備是皆具乎吾儒之書而陰陽之爲說卒莫能外焉迺若忌諱之

拘畏妖誕之降格祿命風角之禍福泯泯焚焚偏泥
乖隔彼陰陽者豈端使然哉今京師欽天有監諸郡
邑陰陽有學小大執事皆務得人以稱國家稽古
若天之意守固推於鄉舉於有司受秩於銓曹以歸
其知厥職矣乎律有瀆神明事邪術妄言禍福之條
非獨法吏之所當知也守固其嘗考之乎夫職苟思
稱則雖抱關擊柝不可輕道苟可以行則固不必發
策決科橫金紆紫而後爲快守固通儻喜文儒其知
所從講久矣其能本之經參之律以效厥官也審矣
儒者燮理之用雖未可輕語而明天人以息邪慝於
一方亦深有望焉余旣重陳請又嘉守固不徒幸鄉
人之華而將無負乎士君子之喜也乃爲之言

贈福建僉憲婺源潘公序

今天子嗣大歷服萬邦奔走稱賀吾金華則婺源
潘公以別駕至公未至旬日天子特簡命爲
閩憲僉事方茲拜表成禮將奉勅之新任凡吾鄉
之仕于朝者喜其來而榮其行胥圖所以贈或曰
公讀書起家進士歷郡縣凡幾書最有文學有政事
賢勞二十餘年所至不挈家尤有清苦之節是以不
近名而名自隨不徇人而人自知聖王御宇首
膺顯陟縉紳士罔不竦聽改觀蓋公之被遇於斯爲
盛而其所樹立亦至此而有徵是則可慶也已余曰
以是慶公非公所慶也士君子生天地間要自有所
樹立而遇不遇所性弗存焉惟夫生于其鄉而風流

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持循之有地則固其所深願而不可得兼者婺源朱子闕里也其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而無窮故家遺俗文獻可考公毓秀其間沾溉膏馥不啻孟軻氏近聖人之居而私淑焉者矧今往按全閩又親履其講學過化之地當時武夷諸精舍與考亭諸書院而今尚無恙否其爲政規模布在同安其施諸臨漳者尤詳不識甘棠猶蔽芾否其所料簡諸書在經史閣所刊四經四子在漳郡視今世所行書亦有可參互否公於是重有感焉則所謂生於其鄉而風流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持循之有地兼得之矣仕優而學則古今考驗皆有定見而體者益明學優而仕則施爲依據皆有成法而用者益大昔朱子不遇於時未究其用公其將遇於今而益弘厥施矣乎夫如是亦不足慶乎或曰誠哉子之言第有一焉公之佐吾郡于茲八年吾民之德公亦與日積一旦奪公以去而吾黨顧爲是言如吾鄉吾民何於是相顧憮然若有不能不介于懷者請書以爲公慶而并以識吾私

贈進士陳君正之授瀏陽令序

有地百里而爲之長今之令尹猶古之子男爾古者民淳事簡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所爲達於天子不過六年一述職十二年一巡狩而已故其勢易後世民僞日滋文移旁午農桑學校賦役獄訟盜賊之務去古奚啻什百而縣領於郡隸於監司風旨意向

稍有異同卽不能以自達故其勢難故事大縣非名
進士不輕任及任而著政績有旌異有徵取尋進而
職部臺高官撫任自此升矣士由進士宰百里膺簡
任而負期待有子男之國而處其所不易此其官豈
不貴而道豈不可行哉進士陳君正之令湖之瀏陽
或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蔣琬爲廣都衆事不治蓋才
大難爲用而清廟之器或非窮鄉下邑所宜以正之
宰瀏陽交游私惜之余謂不然古之君子體具用周
而無所擇於官後之君子學力弗逮而資稟用事故
有能有不能矧一邑者天下之式經濟之士固宜究
心者也彼卑之而不屑爲易之而不思所以爲者皆
非也正之碩學遠抱有通敏才蓋知令之不可易而

盡心厥職者他日湖南稱循吏第一必吾正之也臺
端拜監察御史有入自湖南者必吾正之也正之先
大父憲使公文學政事有名于時先君憲副公寔同
朝焉而余於正之學同業仕同時契好厚矣於其別
宜不能無惜若其被一命出宰蓋將爲一朝家得人
慶爲一方得父母慶而奚以惜也正之明年當述職
再逾年當被徵書官內臺所爲相過從相砥礪以協
贊太平吾黨可翹足待則其別又奚以惜也於是崇
酒載肉相與祖餞之且以斯言論之正之以爲何如

送蔣廷元遊南雍序

丹陽蔣廷元應貢至京旣一廷試將卒業南雍同官
湯君仁甫謂余曰廷元吾友也吾宦游諸鄉人圖贈

之言以壯其行以勗其有成子知我者雖未知廷元願爲我一言廷元世儒家兼遠軒岐之術或以醫顯或以儒仕凡十三四傳而姓益著廷元又蔣氏佳子弟也種學績文有志當世雖場屋數奇而不怨不怠今方游南雍友天下士以博其所見聞而要其所成立其所存可知已今世士如廷元子苟知之雖弗吾以猶將喜稱焉而顧獨吾靳哉余惟范文正公有言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以活天下則醫與儒非二道也儒之用調燮元化整齊庶政而民得其所醫之用護植元氣攻劫衆疾而身得其安顧其事有大小劫有廣狹而所爲利于物者豈有二乎哉古之人急於利物故不得爲宰相寧願爲明醫彼爲宰相而不足以濟世固不若爲明醫而足以濟人之爲愈也廷元之於醫余不知其得於家庭者何如而獨種學績文有志當世蓋亦舍其小者狹者以就其大者廣者至於場屋數奇不爲世用謂宜反求諸醫以姑酬其利物之心可矣乃確有定守而得失利鈍不一動其中輕數千里來貢京師又輕數千里往游南雍觀其志若將必得其願欲而後已者余聞貧賤憂戚天所以玉其成而古人當大任往往出於勞苦拂鬱之境他日收晚成之功以弘醫國之用者安知不在廷元耶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又於廷元之行卜之

送進士徐君朝儀序

皇上勅禮部采輯中外事蹟修——先朝實錄禮部請

簡有學行進士分遣天下於是永康徐朝儀使池廬諸郡大夫士知朝儀者咸榮之瀕行徵余言贈之余惟君子處世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擅夫人之所榮斯其可榮者在教而外物之烜赫不與焉夫自成周賓興之法易後世得人莫盛於進士一科士由庠序舉於鄉升於春官而後進於——天子之廷率千百之什一其選既精則其才愈難而進士於是乎榮於人人孔子謂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先王遣使臣必曰每懷靡及曰周爰咨諏蓋宣德達情非有用之學鮮不辱君命者其事既難則其遣不輕而使命於是乎榮於人人若夫史氏之學世又孰不榮之亦孰不難之昔司馬遷以不羈之上足跡殆徧天下網羅放失考論行事卓然成一家言而後之君子猶或病之然而卒無以及之者史固豈易哉朝儀學舉進士才堪史命而是行也訪求采摭實與史氏之責焉所謂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擅夫人之所榮者朝儀有焉雖然難事之在人無窮一榮名之加已未可以遽足故以自強不息爲德業一尤難歟以令聞廣譽爲文繡不尤榮歟是固吾儒所爲無待於外者而朝儀所自勉也彼恒情之所榮而衆人之所難抑又其餘也朝儀余益友鄉舉同年故因大夫士之榮其行也爲之申其說而復以其至者望之

贈平原令李仲實序

遷安李仲實以鄉進士分教忻州既考最擢山東平原令同官王君汝溫一日告余而屬爲贈言余未嘗傾蓋仲實而知王君寔深君端人也取友必端故弗辭爲之言竊惟循吏之賴于民關于治理不爲輕矣始傳班史者龔黃諸守相而已再傳范史而後荀陳諸令長有聞焉豈古之時爲吏者多循故難指名而先漢之時爲令者猶多循故未可一二舉耶夫親民者莫如守而於民最親者莫如令守與令未有能輕重之也顧爲守者崇以專而爲令者卑以詳惟卑也則張弛舉措恒見掣肘惟詳也則詳者覓者荅者判者智揣者心計者又往往不暇給守令之難易於是乎有間哉平原古齊郡地夫子謂其一變至魯再變此至道蓋自太公之教壞於管仲而夸許餘習不漢猶不變今欲變而之道其難易未知視昔何如夫令不易稱也平原不易治也畀以不易稱之職而委之不易治之地一朝廷待仲實者甚不易也仲實其易之耶其將沮於其不易耶昔者劉寵令平陵民懷其仁韓詔爲羸長賊相戒不入境羸與平陵皆咫尺平原而二子者固登名循吏者也今仲實職似地隣古今人豈必不相及也雖然二子未聞道也未及乎儒也儒之用不但如循吏而已也余聞仲實儒者其聞道久矣往教忻州士多化之今推以治平原也民獨不然乎余方慶齊之俗將變而之道也他日史氏傳之與漢之循吏並俾天下後世知循吏足以安民

息寇而聞道者化民成俗也不其盛哉仲實其母迂
吾言

壽一封君王翁序

天地久長之氣得之則壽故物有松柏龜鶴而人有
耆老耄然物無知而人有欲物苟壽焉斯已矣人
幸而壽則非富不養非貴不榮非逸不樂必兼得而
無遺焉然後能足其願欲故天之於物也易爲功而
於人也難爲力昔者楚丘垂老不免於貧賤季子位
高金多而不終帝堯憂壽多辱憂富多事周大夫有
位而嘆賢勞豈非造物無全功而事固不能盡如意
耶故人之願欲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累者
古人不可得而兼矣世之君子於古人之不可得兼
者而或得焉獨非所值之至幸者乎吾婺封刑部主
事王翁壽躋六十子銓秉衡以繫官京師未遂歸寧
乃屬余言將萬歸爲壽余遲鄉未久念翁往時矍鑠
喜徒步目矐漸方色若孺子雅歌投壺終日對賓客
弗倦有以知翁之壽蓋未艾也翁諸子賢而克家秉
衡以清才粹學致身一天朝用是家累千金而奇贏
會計之務一無所與跬步未始出鄉井而封官如其
子所謂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累余方爲翁
喜幸羨慕之不暇亦復何言雖然天不可必而在人
者可必聖賢或不得其常而君子惟語其常翁天性
孝友與物無忤讀書樂善以義方成諸子古所謂鄉
先生者翁其人也則夫得全於天而足其所願欲蓋

有德集福之驗也他日逍遙上壽而子之榮養益致其極皆理之可卜者請以是壽翁并爲翁祝且用告鄉之人俾登堂觴翁者不徒幸其得於天而深慕其有諸已焉亦或錫類之一助也

贈湖州太守何侯序

古者天子所與分國而治者有諸侯焉後世罷侯置守而良二千石寔與天子共理世稱郡守古侯伯信矣然周之時大國不過百里其次七十或五六十今天下百里之制皆縣也郡之制其爲縣凡幾也此小大之勢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而今之從官者易地而治計日而遷視彼世守其國以服習其民者果孰難易耶夫以郡守之貴與諸侯等且勢大而時難君子之立乎其位苟非志定而才副者孰能不奪於富貴而使德澤加於民聲實流於人哉湖守何侯奏績京師同官陳聲伯謂余曰侯閩人舉進士歷官兩京守吾湖且三載其度廓然以宏其德溫然以厚其政平易而規法不廢故民樂而安之臺臣嘗薦于上朝天官卿茲復書最蓋不惟湖人德之而當路亦知之舉一朝皆信之乃今旋旆吾湖吾幸湖之人獲終惠也余聞而歎曰是所謂志定而才副者非耶何其德澤如此聲實如此不奪於富貴如此士方窮時以勲名自期慷慨發憤直若可致洎其得志往往汨沒於聲利而卒無以表見於世或者有立而弗逮不能用大而濟斯則志才不足之過也以侯之所樹

立卓卓若此其志與才過人遠矣即使由郡國而推之藩服由藩服而推之天下又惡有弗勝者哉古之諸侯入爲王朝公卿漢三公擢自守相是亦今日朝廷用人之典也聲伯忻然應聲曰吾固以是望侯矣願屬筆爲侯贈

王氏家譜序

嗟乎世之人孰不愛其身惟目前之圖而不重其本輕其身者也抑孰不愛其子孫規規身後之利而無以維繫其心棄其子孫者也枝幹崢嶸必植其根而後千花萬葉於焉以榮天下未有本撥而末茂者獨木乎哉是故祖父吾本也兄弟其枝幹子孫其花葉也吾父之視吾兄弟猶吾於子也吾祖之視吾從兄弟猶吾於孫也自鼻祖至於耳孫愈遠愈分而氣脈所貫固一本而無二世之人惟不知本也是以骨肉之親至同途人喜無慶而戚無弔也平居不相得而患難不相拯也貴且陵賤也貧且恃富也將其身之不保而欲以及其子孫不可得也家之有譜所以重本始而維繫乎族屬君子之善愛其身與其子孫舍是無所用心矣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使民有別而不混又立大宗小宗之法使民有所統而不離後世宗法廢而襲冒興益以淆亂其猶可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焉耳隋唐間譜掌於官五季以來其法復廢士大夫之家間能爲之而或旁援貴顯以爲榮駕空於不可考之世自詭則又愈失古之意而亦奚

用譜爲哉余友子衡自其祖壽四翁居葵之北關子姓繁衍蔚爲吾鄉望族秉衡懼其族大而難合也則謀爲之譜王在晉宋間江東最盛浙之諸王多其苗裔秉衡皆不敢取信斷自所知壽四翁以下凡七世圖其宗系疏其字名生卒之詳爲譜昭穆秩然可考嗚呼是殆有識而合於古者乎秉衡名銓舉進士歷官刑部員外蓋克宗者也而用心若此其賢於人遠矣夫爲人後而能使先世之祀有所藉以延於無窮者孝也使夫人皆興於孝天下不幾於治乎余竊有意於斯觀秉衡之爲而重感焉故樂爲序之

送陳教授先生序

條齋陳先生以選部推擇教授于余雒九載常奏績

上京士大夫華其行而重其去也則思以言贈顧謨予曰先生自此升矣吾黨之小子誰與造就風俗誰與陶成吾儕里居奚所游從而咨訪於其別不可無言予惟儒者學古通經砥礪名節固將有益於斯世斯人非徒善其身而已故用之朝廷足以尊庇用之郡邑足以承宣或者不爲世用亦必傳道授業以淑諸人人是故孔聖思裁狂簡孟氏樂育英才而說者謂教澤所及顧有大於守一官效一職者——皇家化民成俗設國學以教於上設郡縣學以教于下誦有官弟子有廩非如昔之聖賢不用於世而自相授受者也其任不亦重乎其遇不亦幸乎先生以明經舉京闈兩典部事老成學行爲時推重循資而

升必得大學右門謂作人才而勵風化者當為天
下慶不當為一邦惜也若夫游從咨訪之私固人情
也予亦奚以釋諸君

南一封錄序

正德七年春希曾以刑科右給事中奉——天子命
偕翰林編修湛君若水持節往——封安南國王入
賜上公服一襲榮使遠也明年正月入其國授——封
行禮信速而返蓋自京師至廣西之憑祥水陸萬里
然後達于安南而安南之往返僅二十日耳又明年
復——命——上錫宴于光祿勞行役也仰惟——皇
明統一海宇九夷八蠻重譯獻琛西南海嶠諸國惟
安南尤秉禮我——國家待之特厚若其嗣世襲封則

以——詔勅齋以冠服而將——命之使必簡侍從文

學之臣充焉——皇上之所以誕敷文德惠綏遠外

者何其盛哉希曾空疎寒拙謬膺是行仰仗——主

靈不煩專對從容指授而使事畢矣重惟遭際明時

日觀盛事歷萬里絕域幸不辱——命不宜泯焉無所

紀述乃取在安南所賦詩歌二十二首回京奏疏一

通手錄為卷又以安南國王詩二首書二通陪臣詩

五首綴之卷末題曰南封錄序而兼之凡山川之迂

險風土之奇詭與夫往來交際之始末一覽可見古

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之——里巷歌謠春秋以狄視

秦而車鄰駟馘諸詩三百篇取焉是錄也予不得以

淺俚自嫌且——國之什得附見者固不以夷而棄

之也擇焉不

者庶幾我

東園看月詩序

正德甲戌中秋前一日閣老西崖先生李公卽所居之東園開樽肆筵召其門人司業魯振之少卿張汝吉太史趙爾巽李宗易通政李守正王時芳宮允李夢弼洎希曾爲看月之會于時久雨新霽殘暑已退夕陽落陰涼風時至公坐諸生于左右或論文或誦詩或觀古書名畫時一命酒以待明月之出少選栖鳥漸集暝色四合獨鶴唳空冰輪皎然於林薄之上公仰視久之忽顧謂曰嫦娥差瘦一分秋仲魯尚記憶否此蓋希曾十三年前從公閣試八月十六夜賞月句也於是諸生起爲公壽因自相勸酬振之雅善飲獨舉公去歲中秋詩作楚調歌之歌畢請用韻紀興公顧坐客八人俾各占一字爲句首濡筆引紙就月下書一律命屬和焉酒罷漏下三鼓矣後希曾謁謝公又請得連夕所作乃并公招飲手柬裝爲一卷而以諸屬和詩附焉庶用備他日故事惟公文章勲業固已被今垂後學士大夫莫不尊信而師資焉顧當謝政引年之日於門下士猶且不忘汲引至於片言可采歷十餘年之久尚挂齒頰是固公之盛德而其所爲誘掖獎進者不識當何以副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公之錄善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公之樂育也希曾謬託龍門無所底就特序其事以自識

贈御醫

王還鄉序

御醫吳晦叔先生謝事南還於是年七十矣而聰明
矍鑠若後生且戒行吾鄉里之仕京師者飲餞于其
邸酒半客執爵而嘆曰賢哉先生去就若先生亦誠
賢矣乃顧謂余曰贈言之誼以屬子余惟賢者處世
身爲先用次之身必有以立用必有以及物故學術
以立身也宦業以及物也其或所遇不齊所就雖異
二者無歉焉可也是故太上則周孔之事其次以職
其次以藝賈誼稱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范
希文謂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活人其理同也
正直平蕩之道塞世途多艱賢者益難爲全爲其人
而莫之全孰愈爲其小而終始之全也先生故業儒
尤精於醫成化間被檄供太醫院事尋擢本院吏目
進今官首尾凡三十年所活都人士不可勝計一朝
廷眷遇方隆而先生懇辭以老其亦知退而全身者
耶其亦小試而畢其及物之志者耶夫賢者心事未
易測識漢二疏之去使人歎息稱道於千載之下廉
頑立懦有遺風焉則史氏之言爲之張本也先生歸
矣他日知先生者或有徵於余言

贈長沙府推官項君序

余鄉項君瑞周以太學生試天官穎出儕輩拜湖廣
長沙府推官余暨陳大理馮進士則君之執友且聯
姻若周侍御應職方亦君瓜葛若徐秋官陸武庫唐
侍御胡江夏朱
進士皆與君石場屋舊若陳李

二上舍又同君

君

者于時咸在京師初君未至時

吾黨思鄉里之彥必曰瑞周思士之篤學清修出可守官而處可敦俗者必曰瑞周悵悵焉惟恨其至之晚比至則倒屣迎之下榻館之恐後每公退醺集秉燭夜闌相與道故舊商古今靡不心醉形忘不啻疇昔之處鄉曲也君承檄當之官吾黨屬余贈言余惟長沙爲湖南大郡領州縣十有二山深土曠江右川洛之民多流其間里族雜而獄訟繁視舊志所謂民朴而淳者有間矣——國家設推官以聽一郡之訟其任甚重君治長沙寔重且難雖然余聞諸子思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君信乎友若是其於獲上治民何難哉易稱君子以明慎用刑書稱惟刑之恤又君之所誦習者舉而措之吾知長沙無冤民矣請拭目以觀其成

滁陽贈言序

滁介江淮之間阻山抱澗舟車罕通唐以前未顯也宋歐陽子作守文章節義竦動一世游觀品題形勝拔出自是名人韻士往往聞風願遊而天下知滁矣迨我——皇明寔登畿輔尋建太僕寺總攝馬政則以其地爲桃林華陽而天閑之往來冠蓋之南北日交乎滁之陽矣蓋滁之遭莫盛於今而歐陽子之遺迹過而訪者益多於昔山川顯晦固自有時哉正德丙子希曾由諫司來太僕吾兄栢軒先生適分教

于泰滁秦相去僅二里而各縻于官猝難會晤或託音書或形夢寐不勝陟岡之感迺丁丑秋吾兄便道過滁數年悒鬱一旦傾瀉爰命軟輿從以穀酒相與登豐山入琅琊追醉翁之風流漱玻璃之潔清于時秋高木落風日清朗樵歌鳥弄如倡如和遊興所極不知日之既暮於是環滁之景盡在心目而友于之情亦少慰其一二獨非幸哉已而吾兄將還秦同寮諸先生咸贈以詩更倡迭和積成巨卷題曰滁陽贈言惟諸先生之作鏗鏘振發金春玉應所以侈山川之竒觀嘉天倫之樂事揄揚借譽茂以加矣獨念予兄弟自幼侍先君宦四方未嘗一日相舍既長筮仕各自爲途離合可勝歎哉昔蘇子由與其兄子瞻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子瞻亦謂宦遊相別之日淺而退休相從之日長顧予與兄今雖未敢言私幸齒髮未艾後樂有日則茲別也安知不爲終老之聚晤而茲遊也安知不爲故園之美談耶予旣屬和卷末復序此以竢

五山先生吟稿序

五山先生——官保大司馬何公吟稿凡六卷其子南京太僕寺丞汝弘所輯也將鏤梓俾希會序諸簡端公少有異質博涉經籍其爲詩矢口信筆多不屬稿卽屬稿亦漫不置意或至焚棄其中之所存蓋有大焉而於詩若未及也然者故汝弘所輯止此公起家進士

十年守令之民庸風紀之

賢勞潘

股肱經綸匡濟思日孜孜

泊參留務典本

多故尤極勞瘁故其發之乎

詩率皆隨事應酬一時興寄之作固不暇歲鍛月鍊

句裕而章綴之也卒之澤生民功杜稷名竹帛而其

稿之僅存而可見者又皆和平暢達有非苦吟雕蟲

之士所能及焉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類如此士果

貴於多言乎哉公吾浙人先大夫辱交焉希曾頃居

諫司獲侍論議茲又與汝弘為同寮仰先達之風烈

且嘉汝弘能傳業也乃不辭謙薄而序之云爾公居

新昌之五山學者稱焉五山先生因以名稿云

潘氏家乘序

乘所以載世家乘者家之所載凡以論譏其先世直

之後人者也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有家之事

國史載焉國史亦有謂之乘者焉後世世祿廢而譜

狀猶掌於官五季以來其法復廢世之君子乃家自

為乘乃天理人倫之不容已者而可以義起也惟我

潘氏世居浙東遺文往事久而散漫於是竊不自揆

編家乘八卷首以累朝誥勅之典次以吾宗世系

之譜而凡銘狀表傳祭挽贈送之作亦附焉顧予寡

陋無似採掇未備其事雖核而文不能無闕矣為之

歎曰嗚呼此一家之書也而閏繫之夫不獨于一家

而已也是故覩一綸綍之昭回則思篤忠貞審宗系

之聯絡則思崇名義文辭之紀述則思濟世美如

是而孝俗不可化者吾弗信也語

有之求
而天下平夫然則
子孫尚念之哉

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豈徒爲一家之書哉潘氏之

送思州太守俞君序

俞君一中由後軍都督府經歷擢守貴之思州且戒
行會一廷臣伏一闕爭大禮——皇上震怒大臣罰
俸者二十餘人百執事逮杖者二百餘人中外凜凜
相視莫敢發一言君獨抗疏請恤已故宥垂亡則威
福並行凡懷忠者無復以言爲諱——皇上霽威答
之於是言路復通聖人不可忍人之心益明我——國家
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而君之忠誠激切首批逆鱗不
亦憂憂乎其難哉先是幕府將君某輩謂予與君同

里閭雅相友善以贈言見屬予時方自訟且爲君危
之夫遑也幸君之言足以悟——主大夫士靡不深
嘉而樂道之予其可終無言乎嗟乎君子之於天下
也誠未易也才氣弗充則弱學識弗到則闇諳練弗
孰則妄弱則見義而憚闇則迷先幾而不知妄則舉
動輕率而顛踣隨之如是而欲有爲於天下誠未易
也君視予十年以長嘗同爲黌舍生直言勁氣素爲
儕輩敬服歷艱苦浩然不撓其才氣何如也自少喜
吟詠涉獵群籍上下古今數千百載如指諸掌以周
易累舉不第復以蔡氏書取捷非經生專門者比其
學識何如也自——
千之官郎左遷倅斷尋倅惠州
延年一

年間掣肘挽心者幾紛錯

震撼

也今日一鳴而一國體增重

士類胥賴夫若在夕有言推是道也於一郡何有哉抑思州去京師八千里地僻而小蠻夷雜處君守思或者弗滿焉予謂行乎蠻貊尤未易也君誠不鄙夷其民而惠綏之威鎮之文化之治之以不治焉則昔之諳練而未及者在斯行也他日大用以有為於天下斯行又一助也

賀一封禮科給事中章翁序

吾金華之蘭溪處士章翁子處仁任禮科給事中今年夏四月一朝廷以尊崇禮成推恩凡京官父母存者先一封之翁乃被一封如子官配某一封孺人於是孺人壽躋六十而翁逾年亦六十矣是歲秋九月

處仁奉一命冊封一某府往返激水之上得稱觴為父母壽宦遊諸鄉人羨翁偕老而遭異數享樂事屬予序之因處仁寓歸以賀予之再來京師也朋舊落落如晨星得處仁與遊甚歡也處仁才氣英邁問學博洽直言宏論有聲諫垣予蓋嘗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比聞翁志愨行端周于孝義讀書論古今事有卓見居鄉不矜方為圓而問里多求直焉誨子弟惟禮惟義乃知處仁得於過庭者非偶然也揚子雲嘗稱無是父無是子翁之謂也又稱無是子無是父處仁不得辭也抑先王勞使臣恒閱其不遑將父今處仁奉使而在夕也則其衣

聖天子之恩至渥
聖天子之恩乎詩云

式適其歸

休——王躬補袞職尤

處仁顯親

中其說

贈錢以時授大名節推序

平

進士錢君以時授大名節推或曰大名外郡也節推刑官也重內輕外其來非一日而簿書獄訟殆非君子所貴之道也夫士之釋褐進士也或游藝詞林或據忠臺諫或分職部屬近——天子之清光樂職事之優暇蓋其所也以時以正德庚辰舉南宮越四年而奉——廷對又逾年而就選視諸同年士不謂不久也其學充其行飭其與人信其應務達繫諸同年士不得多讓也而官之于外勞之于刑不猶棲鳳凰於灌木策騏驎於羊腸也乎子則曰君子之仕也將以

行道也苟將以行道也則內外一爾輕重多計精粗一爾勞適奚計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謂刑乃君子之所慎也書云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謂刑罰之精華與禮樂教化同歸也果孰精孰粗耶矧——國家任人歷試諸難內除者或外遷外選者或內補今台鼎股肱之臣大率皆更歷中外之士也果孰輕孰重耶使以時才器之美盡心審克以成明允之功不三數年且膺——召命進京秩矣又由是加勉焉崇功廣業高銜膺仕不難到矣不猶鳳凰起灌木而迴翔千仞之上騏驎歷羊腸而馳騁於康莊也乎——守文學政事有名以時蓋能世也子與以時同里閉關

姻婭不致

之非阿日

以時游者莫不躋予言
為以時贈

壽榮錄序

福莫先乎壽壽莫貴乎榮壽且榮夫人樂之而人子
之樂其親不啻于其身然獲焉者亦罕矣獲焉而思
所以求之此壽榮錄所為作也太常寺卿汪君用之
之母太夫人唐氏故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贈禮
部尚書寅軒公之配以用之兄弟繼武登仕累封
至太夫人歲壬午行年八十在廷公鄉游用之父
子間者喜太夫人壽且榮也相與賦詩為文以頌以
祝所謂章母德而侈家慶者颯颯乎其盛矣用之承
歡之餘鏤梓以傳蓋將永其所樂乎親者于無窮詩
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用之之謂乎用之歷事
三朝勲名茂著仰世德而作求近天休之滋至今茲
樂事夫豈倖致而亦詎有涯哉夫孝所以事君也忠
所以顯親也太夫人有孝子我國家有忠臣也希
曾忝用之同年辱以序見屬不敢以不敏辭而樂為
天下道也

送鳳陽令何世卿序

武義何世卿嘗從予受經玉溫金純磨折其恭其學
博而知要其文清麗而達其才無施不宜而不敢肆
少游鄉校累舉于有司弗售比壯應貢卒業南雍近
謁選來京下自
自得者益
益別予者既久而其所
俊等奏授鳳陽縣令同

鄉諸士夫

之學者非

鄉固將有以贈也夫今
其而聖孰不嚶嚶自許

也而考其設施求如漢世循良吏不可多得豈嚶之
學者不足用耶抑措之用者非所學耶吾謂世卿茲
行亦自信而已矣亦無舍所學而已矣昔者子游爲
武城宰而弦歌之聲聞教人以道也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誠能動物也
子賤治單父得賢於已者五人而事之故衆悅巫馬
期戴星出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一尚賢一勤民
也夫子教子貢之宰信陽也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
如廉善子路之治蒲也曰恭敬以信矣忠信而寬矣
明察以斷矣凡此賢令之事具載孔氏之書而世卿
所學也篤信力行在出世卿而已雖然今之爲今者
視古蓋難矣矧鳳陽我國家所基兵民雜處一宗
室群居驛使南北無虛口口加以饑饉荐臻寇盜竊發
呻吟之民生理未復視他縣蓋尤難矣世卿審時與
勢因人情土俗爲之張弛而無失孔氏之家法焉庶
幾講習之素不託諸空言而循良之績卓越乎常流
矣昔人有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予於世卿
茲行見之

何澗先生



